

何言何语

何霖
著

既然不适应城市的节奏，
那就给我一片沉默的乡
土吧，宁静而简朴，淡
泊而飘逸……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言何语



何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言何语 / 何霖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104-04059-0

I. 何… II. 何…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2968 号

何言何语

责任编辑: 赵成伟

美术编辑: 常 春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德义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印 数: 2001-4000 册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4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059-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它的轻重，只有土地知道

——序何霖散文集《何言何语》

郭小东

对于作家而言，书写的质量就是他生命的质量。同理，抒写的频律、节奏、音韵以及如影随形的色彩与风格，自然也就成了他生命的承载之重。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皆因读了何霖的文章，了解他的文事之后，油然而生的一种心得。

尽管广州和中国所有的所谓国际化都市一样，过于商业化和生存的功利性，已经非常深刻地侵蚀了作为城市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乡土的、亲情的固有和温暖，昔日的、田园的、吻贴的风景，都因为竞争的阴谋和公开的欲望，而丧失其本来的柔美与妩媚，变得冷漠狰狞同时无须掩饰。中国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辗转中，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理直气壮地站直了腰杆，为私欲宣言，为个体谋利而大言不惭。仁义礼智信不再是心灵中最神圣必须坚守的信条。灵魂真的已经没有了重量，生命等同于奢华的挥霍……

在二十世纪80年代，文学曾是一条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羊肠小道，簇拥着这条羊肠小道的是无数年轻的生命和激情。人们忘我地追逐着文学，在通往圣殿的荆棘中，文学是一面张扬着生命理想的旗帜。心灵的崇高就是人生的崇高，诗性和神性的期待与渴望，使平朴的人生和纯净的灵魂，充满着酒神的狂欢。那样的时代也许显得矫情，不太真实的人生和卑微的生命，但那时的人们却是纯情的、洁净的、可爱同时尊严的。因



为文学，因为文学精神存在于生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说得太远了。80年代的何霖，似乎还是少年，但他对那个年代，一直并不陌生。他的几本书，散文和诗歌乃至他近年主编的一些文集，都不难读出那个时代对之的文学与文化熏陶。那种人文精神的陶冶，那种人生价值的理念，深刻地烙印着他对生活的基本观察和文学的托付。

何霖是个生活态度与写作态度一致的人，是“心灵在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有一种切挚的关怀，是自我的救赎，是另一种活着。每本书的书名，都隐忍地透视着、聆听着一种渐行渐远的信念：《相约远方》、《走过玫瑰季节》、《人在旅途》、《并非闲话》、《站着说话》、《走出梦话》、《何言何语》……它们对自己内心的期待与干预，对外界的切入与期望，以个人的方式，触发灵魂的发言与生命的诉说，以此表达对人的世界与物的灵性评说。所以，他的部分散文随笔，并不着重于抒情，却依然有一种重负之下的呻吟。《都市里的陌生》诸篇，《人生如茶》等等，都有一种陌生的惶惑和苦涩的浅唱。他总能在生存的细微之处，窥视一些足以令人思索沉吟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沉降生命砝码的重量衡。

我忌惮于大言说事、虚誉论人，因为“零距离”的夸赞、即是“零”的馈赠。就何霖的精神素稟与写作技艺而论，他的思想空间异常活跃，他的写作基调归位到民间的原生态姿态，他把感知和表达的触角虔诚而本真地种植在“大地美学”的人文情怀中，以个体生命的生活在场和心灵在场的亲历，与大地、自然、万物达到一种同生共荣的和谐，标识着自己的纯粹散文写作的路标，抵达一种天地共融的境界。他不是仰仗技巧而是从心灵道路出发踏上文学之旅。出没在他文字里的元素，都是一些与大地血脉关联的原初语境的意象。当下一刻的证据便是《俗世生活》、《心的旅程》、《这里，那里》、《在地铁



上》、《声音》等等，这些散文中，一样地恣意洒脱，质朴流畅，一篇篇信手拈来的感悟随笔，散发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亲切自然。阅读他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安静，而安静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坚实的土壤，召唤我们去俯身大地聆听自然的声音。

何霖对当下现实的关怀，是以对过去的执着打捞为基点的。他散文中最令人神往的部分，是那些消逝追回的故乡之作。那些精神性的皈依，如《钓鱼》、《端午》、《都匀石板街》等等，所记录的并非仅仅是无足轻重的年少时的记忆，年复一年的旧俗节日，或者一座边远城市的旧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浸润或覆盖其中其上的那种情怀，那种藕断丝连的隐约规律，那种此起彼伏无以断弦的节奏，那种散淡却又分明铿锵着的音韵，那种不会再有的旧街的色彩和岁月的风格。它们所成就的重量，像一堆履地的泉水四处渗透。它的轻重，只有土地知道。

我们对文学的神往，要的正是这种感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桥。”何霖如是说。

桥呢？人们也将如是说。

是为序。

2013年8月12日于广州

（郭小东，男，广东潮阳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一级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散文、评论集10多部，其中长篇小说《非常迷离》、《关系》、《红庐——雅加的沉香》分别获得第七、八、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



目 录

它的轻重，只有土地知道（序言）……………（郭小东） 001

第一辑 何言何语

俗世生活	003
酒精考验	005
这里，那里	008
“贱”多识广	011
网络语言	015
旧爱新欢	018
甲方乙方	020
与数字有关	022
失约的预言	025
都市里的陌生	028
人生需要弯腰	031
我们都是可怜的人	034
当亲情遭遇法律	037
浅谈傲慢	041
车尾文化	044
十面霾伏	047



第二辑 心灵在场

心的旅程	053
在地铁上	055
记取与遗忘	058
声 音	061
冬天里的温暖	064
在 11 路公共汽车上	066
不想洗车	069
暗香袭来	072
风雨花开	074
春 雷	076
洗星海	078
禹山之子，黄河之音	080
转 身	083
灰 色	086
风过无痕	088
丹鹤西去	091

第三辑 窗外风景

美的景致	097
南沙即景	099
南沙看海	102
荔枝红了	105
三味凤凰	109



夏天的旅行	113
肇庆行吟（六章）	116
流连在寅园的桃花香里	121
徜徉在评弹的韵味中	124
邂逅在周庄的双桥上	126
在诗人的酒吧聊天	130

第四辑 似水流年

咫尺天涯	135
人生如茶	138
茶是故乡浓	140
红薯飘香	143
远去的火塘	146
都匀石板街	149
一个旧台历	152
流年中的一座桥	155
远离考试的日子	158
那段乡村教师的岁月	160
广场的那些记忆	164
端 午	167
钓 鱼	170
采 耳	173
亏 欠	175
后 记	178

第一辑

何言何语

很多人奔走在理想的路上，却掉入了欲望的陷阱；有些人一生追求权力，最终却把自己还原到俗世。所以，那些幸福的人，都是精神明亮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首先是一个俗人，生活在俗世。



南京乌衣巷



俗世生活

很多人奔走在理想的路上，却掉入了欲望的陷阱；有些人一生追求权力，最终却把自己还原到俗世。权力场就像竞技场，尽管充满诡诈和斗争，但“京外的官员，哪个不趋之若鹜呢！”（清·曾朴《孽海花》）。可在俗世，就会轻松自然，有如空气，张嘴就来，鼻子一翕动就能感觉得到。

作家刘震云说，众人的生活，无非沉浮于简单至极的物质，羊肉烩面、麻婆豆腐、男女之事……而当一个人登上山顶，他眺望的，除了神马浮云，依然还是山脚下的人家与炊烟，想念的，还是山脚下鸡鸣狗跳的生活。一个与平凡生活作抵抗的人，再怎么登高望远，最终还是要返回到俗世的生活中来。难怪，刘志军在秦城监狱请律师带话给女儿：“没有什么要说的，千万不要从政。”

我认识一位市里做秘书长的领导，是个编外诗人，出版诗集数部。在位时忙里忙外，上门人络绎不绝。写诗只是偶尔为之，但索要签名的，主动献殷勤的大有人在。后来退下来了，门可罗雀，而那些诗集也只能放在墙角守望了。一次与我餐饮叙旧，从他的话语中，明显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说没有那些忙碌和斗争，能与我谈文论道，回到俗世真好。

我和一位教师兼作家交往了十多年，发现他和那些整日愁眉苦脸的文人不一样，默默无闻，不追求名利，也不吃喝玩乐，活得像一只野外仙鹤，怪不得笔名也叫绿野仙鹤。最近，有个文化活动，我请他出山，他告诉我，他的两部小说已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视剧，其中有部抗战片叫《烈火凤凰》，就要



在电视台播出了。我们几年没见，问他怎么就突然有成就了？他说，没机会当官，也发不了财，就自顾自创作了，撇开复杂的人际关系，回到俗世，脚踩在结实的大地上，如同庄稼生长，觉得有地气，因此文思泉涌。而太多文人，表面上云淡风轻，文章词藻华丽，自身肉体与灵魂分裂，现实中的名利欲望，让他们的身体像带着枷锁一样抓狂舞蹈。我结交的这位文人不同，他不为发表而发愁，不为获奖而焦虑，他说，给自己写一篇文章，犹如给自己唱一首歌一样轻松自然。

一位患了绝症的香港企业家朋友，住在西贡区，我去探望他，心存感激，但仍有不甘。问他，还有什么心愿？他告诉我，手头再多的钱，也不能救命了，如果还有来世，就想把童年的几个伙伴召集起来，到西贡的海里钓鱼捉螃蟹。企业家说，那是童年时最幸福的事了，把钓的鱼捉的螃蟹，拿到村子旁，捡几块石头，拾些柴火，用火烤了吃。那些火烤后的东西黄灿灿的，再放点盐，味道好极了。他在生意场上，哪样美味没吃过，还是烤螃蟹的味道最香。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也接触过很多做官的，他们往往钱“挣”得越多，心里压力越大，幸福感就减少，你懂的。我开始琢磨，人来到这个世界，惶惶忽忽几十年，做得大的，挣得多的，最后都得灰飞烟灭，是不是就要绞尽脑汁，勾心斗角，成为自己所有？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目标，最终一般是得不偿失。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思想简单了，人也就活得轻松，就像脱下战场上沉重的盔甲，穿上粗布衣裳，才是放松的自然状态。

所以，那些幸福的人，都是精神明亮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首先是一个俗人，生活在俗世。

（原载 2013 年 7 月 9 日《南方日报》）

酒精考验

进机关工作，第一次遭遇的就是喝酒。初来乍到，主管领导带着我下基层适应环境，搞好干群关系。一到吃饭时间，就会被请到附近的酒楼，席间，不是让抽烟，就是被喝酒，还找个小小姐给你拉拉手。我婉言谢绝！别人就说，你不是贵州的吗？贵州人不喝酒那还算贵州人？

多年前，一次市委书记来视察工作，又是吃饭时间，因办公室主任外出办事，我代理其职责点好菜安排好酒水后被领导叫来“三陪”（陪说、陪笑、陪喝）。总是周身不自在，不说话傻坐着不行，只说话不来点笑意也不行，有些笑声但不喝酒更不行，即便是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做戏，也得适应。于是端着酒杯向市领导举起：领导随意我干完。但不知道是哪根神经短路，竟然把书记的姓叫成了市长的姓，书记有些愕然，手在空中一划收回了自己的酒杯，我再三道歉，旁边的领导拉我的衣服打圆场。有此案底，以后的日子还好混么！

大凡文人，都是爱喝酒的人。作家莫言说，喝酒得有个讲究，首先要选美妙的酒具，然后要选优雅的环境，最后要选投机的酒友，当然更要选所喝的酒的口味与档次了。作家蒋子龙也说：自古酒与雅、趣、美妙、浪漫，总之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断是：文人喝酒，有非常美妙的感觉与借口，喝酒是多么美好的事！不知蒋先生的酒量如何，但是作家汪曾祺嗜酒，却是人所共知的。汪曾祺和林斤澜、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经常凑在一起喝酒，不需要任何理由。几位有趣味的作家



在一起，就是想喝酒，连文章都不谈，闲谈点生活琐事，聊聊自己做的饭菜，让喝酒回归到喝酒这么单纯的事情里。没有心机，不必负担着察言观色的重任，更不用担忧哪位会喝出一肚子怒火，轻松、惬意，他们喝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情调、一种友情、一种境界，能经得起酒精的考验。

前些年，有柳萌、舒婷、查干诸诗人来访，而最激情最兴奋的就是查干了。他总是每时每刻都在释放一个诗人的情怀，在走过东涌瓜果长廊时，大声赞叹：“东涌葳蕤的生态走廊 / 诱得我们眼花缭乱 / 假如你走入东涌绿道……你需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 不然会错过 / 万千植物朋友……”而在晚餐上，酒过一轮后，他声情并茂地朗诵内蒙古语的浪漫抒情诗《拥别草原》，大家随声附和，兴致高涨。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而饮酒的“最高境界”是微醺。不过，酒场上也会出现“天子呼来不上船”及“蹈江捞月”的佯狂与烂醉。事实差不多如此，烂醉和佯狂基本是同步的，指望“酒后吐真言”完全是一厢情愿。就我个人经历和观察所得，烂醉真的很少使我们泄露“天机”，至多让我们手舞足蹈、言行张狂，竭尽表演之能事。加之大段失忆，表达不清，使酒醒的人无法看清本来面目。

酒与文人有缘，但文人并不是个个好酒，我就很少抽烟和喝酒。常言道：“文章不通，全靠烟冲”，“想当文人，无酒不成”。于是找来几个同乡，拿出已经买好的“迎宾酒”大干一场。边猜拳边喝酒，四人三瓶，直喝到天昏地暗。那晚我没醉，标志是记得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手机、钥匙和钱包。倒是把我们圈中的“酒哥”喝高了，乃至跟他谈起往事时，不是赖着不起，就是泪流满面。另一位酒鬼大佬更是离谱，喝着喝着就兴奋了，我在与他争论一个人性问题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他顺手操起一个酒瓶，气冲冲骂咧咧地向屋前的鱼塘掷

去。这就是文人的酒量，也是文人的胆量。

当然，我所喜欢的作家，大多都是酒鬼。福克纳、海明威是嗜酒之徒；陶渊明被酒“折服”；李白死于酒后；老舍也能饮酒作诗：“偶得新诗书细字，每赊村酒润闲愁。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村居》）；路遥死于肝癌，据说也与其嗜酒有关。还有很多身边的作家诗人，他们饮酒不但有风度有气度，且十分悠然自得，他们对酒的品味和对人的选择也很挑剔。不过，我的结论是，如果想和这些酒鬼交朋友，前提是你也必须是一个酒鬼。酒浓于情，酒为人壮怀，酒与肝胆共饮……正如欧阳修所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酒，在这里便成了感情的考验、知音的象征。

（原载 2014 年 1 月 28 日《羊城晚报》）



这里，那里

从这里搬到那里，又从那里搬到这里，又再搬……原以为住市中心很跟潮很方便，不想换来阴霾的天空满面的尘土，还有众多的红绿灯和斑马线。

又搬回城郊去。俱往矣，荷叶田田，蛙声一片，螃蟹满地串。可如今，已然车声隆隆，人声鼎沸，烟雾弥漫。最让人纠结的还是屋里的那些东西，搬来搬去，折腾人怨。

对于一个整天对着电脑“码字”的人来说，每次从一个习惯的模式中游离，都是身心的疲惫精神的折磨。我搬进城里的住处已经10年多，那时很兴奋，衣裤鞋袜、书箱杂货随着进了城，但小区的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杂，尽管房屋依然崭新，我又到城郊打游击了。我像蚂蚁搬家一样，每回到一次旧居，就大包小包地拎着，随着公共汽车穿梭在城乡之间，那些迟迟没被我选中、困守在灰尘和寂寞中的物件们，有如深闺中的怨妇。有了私家车后，我就一箱箱地搬，但此时书已发黄，衣已发霉，锅已生锈了。理解万岁，天知道我是多么不想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如果一切尚好，我一定不挪动，不折腾；如果一定要折腾，那就请容许我变着法子降低难度，或者，降低强度。

生活中的事情，总是怕什么来什么，企图在某一种境况中稳扎稳打很难，想跟某种安逸的状态和谐共处就更难。我刚刚把家住舒坦，才找到点感觉，就有“好消息”传来：“你家那片，最近被批准为国家级新区，在城市规划里要建个商务机